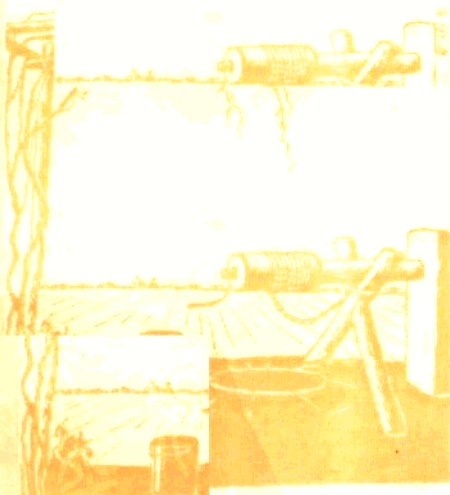


歌 劇

訂 計 划

楊 馮 予 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32

PDG

人物：

世 芳

趙 光

二 叔

時間：早晨。

地點：菜園的一角，葡萄架下，有一眼水井，井上按着轆轤，井池子上有一只水桶。

幕啓：世芳兩手端着一盆旧衣服上。

世芳：（唱一曲）

（一）兩手端着洗衣盆，
盆上放着捶衣棒，
早晨社里沒有事，
去到井邊洗衣裳。

（二）三脚兩步走的快，
不覺到了井台上，
哈腰放下洗衣盆，
回身走到轆轤旁。

（三）手把轆轤忙挽水，
打桶清水泡衣裳，
擦上肥皂搓一搓，
再捶几下洗衣棒。

（趙光上）

趙光：（喊着）世芳！世芳！

世芳：哎！在這兒呀！

趙光：哎呀！我的天哪，早晨睜開眼起來我就找你，老鼠洞都翻遍了，也沒找着你。

世芳：你找我干什么？

趙光：告訴你個好消息。

世芳：什麼消息？

趙光：世芳啊！

（唱二曲）

生產主任對我講，
把你調到三隊上，
三隊是俺青年隊，
調你來當副隊長。

世芳：我知道了！

趙光：你听我說！

（唱二曲）

（一）我是正的你是副，
一正一副倆隊長，
社務委員主意好，
兩個隊長配的強。

（二）白天一塊來種地，
肩靠肩來膀靠膀，
夜晚一起去學習，
同坐一張書桌上。

（三）咱倆工作好好干，
你親我愛兩相幫，
爭取作個模範隊，

你我隊長也榮光。

(四)秋后總結開大會，

咱倆台上去領獎，

得了獎金往回走，

區里再把記登上。

(五)昨晚想了一夜整，

越想越覺甜的慌，

醒來到處把你找，

分點甜頭你尝尝。

世芳：看你個人，張口獎金，閉口登記，淨打自己的小算盤。

趙光：這有什麼！說真的，世芳！咱們結婚的事，你怎么老也不着急？

世芳：我舍不得媽！

趙光：你還能為你媽當一輩子大姑娘？這回呀！咱倆調到一個隊上，一天到晚在一塊，我一天唧咕你三遍，看你心里活動不活動？管怎麼說吧，明年秋后一定得結婚。

世芳：說點正經的吧！

趙光：世芳！這回把你調到三隊上來，你說你心里高興不高興？

世芳：隨便，那個隊里也一樣干。

趙光：你是不是怕三隊上小青年勁兒楞，拖得你跟不上趟？

世芳：吹！我那點趕不上你們？

趙光：那麼你為什麼不高興？

世芳：誰說我不高興？我早就這麼想過來。

趙光：哈哈！這回可漏了餡啦。原來你早就想過來和我湊在一起呀！

世芳：（有点难为情地）你呀！（低头捶衣，赵光蹲在她面前。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衣服髒了）看你的衣服髒成什么样子了，快脱下来，我一塊給你洗洗。

赵光：好！（玩笑地）謝謝你！

世芳：窮嘴！把三隊上的情况給我談談吧！

赵光：（脱着衣服）行！

（唱二曲）

（一）咱們三隊好处多，

个个年青又活潑，

不但生產勁头大，

娱乐活动也不錯。

（二）明年春天上西城，

边干活來边唱歌，

輕輕快快干一年，

秋后准把獎金得。

世芳：你又來了，活还没干，就巴着得獎金。这个毛病就跟你这衣服上的髒灰一样，我得經常給你洗巴洗巴。（抖擻抖擻赵光脱下来的衣服，放在一边，繼續洗着盆里的衣服）

赵光：这不是吹，我保証明年拿到獎金就是了，你要不信咱倆就打个賭！

世芳：打个什么賭？

赵光：結婚！秋后我若得了獎，你得答应我去登記結婚！

世芳：你沒有別的心事！

赵光：你敢不敢打这个賭？

世芳：得不了獎呢？

赵光：我敢保証！

世芳：別保證了！

趙光：世芳！

（唱二曲）

沒有根據我不說，
沒有把握我不作，
我敢對你作保證，
一准能把獎金得。

世芳：你有什么根據？哪來的把握？

趙光：你听我說呀！

（唱二曲）

（一）這次土地大包工，
三隊包了黑石坡，
人人都說這片地，
石頭多來地土薄。

（二）評級評了四等正，
評產評的也不多，
那知土壤大改良，
黑石坡上翻了個。

（三）不見石頭不見沙，
黃土頂上軟活活。
一隊包工二等地，
比咱四等比不過。

（四）他們包產四百斤，
咱才定了三百多。
明年閉着兩眼干，
完成任務准超額。

（五）多少再使一把勁，

獎金就在把里握，

你妥不信試試看，

栽了跟頭你揍我。

世芳：哦！原來是這樣呀！

趙光：這個賭你認輸吧？

（二叔上）

二叔：你們倆在這兒研究工作呢，還是談戀愛呀？

世芳：來吧！二叔！我們在這兒閒談哩！

二叔：趙光啊！你二叔跑了一早晨也沒找着你，原來你躲在這兒！

趙光：你找我有什么事？二叔。

二叔：來！咱倆研究點事。

趙光：說吧！

二叔：（唱三曲）

昨晚社委把會開，

各隊都把計劃報，

湊在一起算一算，

數目差的真不少。

趙光：差的不少？

二叔：（唱三曲）

社里增產訂計劃，

規定每畝四百八，

包工包產分配後，

平均四百還緊巴。

世芳：二叔！你是說各隊包工包產的產量計劃，達不到社里總的計劃標準了？

二叔：差的遠了，社里總的增產計劃，要求平均每畝產糧四

百八十斤，可是各隊包工包產的計劃數目，平均还不到四百斤，你們看怎麼辦？

趙光：差的這麼多？

二叔：可不是嗎？

（唱三曲）

二叔找你啦一啦，
快把計劃來增加，
三隊是個青年隊，
提高計劃有辦法。

趙光：二叔啊！

（唱三曲）

三隊包工黑石坡，
黑石坡上地土薄，
定產訂了三百二，
要想提高困難多。

二叔：你們都不提高，社里的增產計劃不就落了空嗎？趙光！明年可是咱大規劃的头一年呀！

趙光：二叔！

（唱三曲）

（一）一隊包工三角場，
二隊包工在西塘，
三角場的土質好，
西塘靠河水力強。

（二）水力強來土質好，
他們能把辦法想，
只要他們都提高，
保證增產多打糧。

二叔：咳！

（唱三曲）

（一）包工包產實行后，

人人都有小九九，

叫你增加你不干，

叫他提高他發愁，

（二）他發愁來你不干，

暗地都把后手留，

只怕計劃訂的高，

完不成來栽跟頭。

趙光：（唱三曲）

（一）趙光說話不是誇，

二叔可別小看咱，

你把好地包給我，

我把計劃大增加。

（二）可惜俺是黑石坡，

黃土底下一層沙，

二叔替俺想一想，

產量怎么能增加？

二叔：不錯！你們包工的地不好，可也不能一點辦法沒有啊！

趙光：（唱三曲）

我看咱們這樣辦，

社里再把化肥添，

每畝增加五斤整，

保證打糧三百三。

二叔：社里要求既要降低成本，又要增加產量，每畝地增加五斤化肥，多打個十斤八斤的糧食就不合算了。趙光！

你們還是想想別的办法，挖挖潛力吧！

趙光：二叔！我看計劃別動了，我們盡量想办法多打糧就是了，萬一多打不了，也保證完成現有的計劃。

二叔：不，計劃要提高，糧食也得打出來。

趙光：那就難办了！

世芳：（唱四曲）

听了趙光一番話，
心中暗暗批評他，
在我面前誇海口，
当着二叔說假話。
里一套來外一套，
自私自利心眼滑，
这种思想要不得，
我得好好幫助他。

（白）二叔！你先到別的隊上去看看，我們倆研究研究吧！我想再提高个三十四十斤的，不成問題。

趙光：世芳！（挤着眼）

二叔：对！你們倆先研究研究，咱这里增加点，他們再增加点，大家一齊增加，社里总的增產計劃不就完成了嗎？

趙光：办法是有的，潛力也不少，就看你們能不能想法挖了。好了！待一会我再来！（下）

世芳：趙光！你刚才对二叔說了些什么？

趙光：你不是都听見了嗎？二叔叫我提高計劃我不干。

世芳：你为什么不干？难道不能提高嗎？

趙光：你怎么这么糊塗！

世芳：你是怕把計劃訂高了，明年產量超不了額，拿不到獎金？

趙光：（笑）也不完全是這樣。

世芳：你叫獎金沖昏了腦瓜子了！

趙光：你說什麼？

世芳：剛才在二叔面前，我沒好意思揭發你。去！趕快追上二叔把計劃改過來。

趙光：反正咱明年好好幹，保證多打糧就是了，何必把計劃提的那麼高！

世芳：（唱三曲）

訂了計劃有目標，
明確方向往前跑，
你把計劃訂的低，
隊員生產勁頭小。

趙光：計劃訂的高低，跟生產勁頭的大小有什麼關係？

世芳：（唱三曲）

剛才你說的很分明，
明年地里活兒輕，
閉着兩眼都能幹，
誰還出力多勞動！

趙光：你放心，世芳！按勞取酬，多勞多得，保證人人都能積極幹活。

世芳：（唱三曲）

按勞取酬好辦法，
多勞多得收入大，
明年活兒沒事幹，
你領大家幹什麼？

趙光：（唱三曲）

我領大家想辦法，

積極來把潛力挖，
土地上面大加工，
保證人人勁頭大。

世芳：那麼為什麼就不能把這計劃提高？

趙光：你怎麼又來了，光叫我提高計劃，到時候完不成，我
拿什麼交差？

世芳：（唱三曲）

剛才對我下保證，
挖掘潛力大加工，
看來增產不困難，
提高計劃也能行。

趙光：（唱三曲）

提高計劃雖然行，
我就擔心怕落空，
要是咱們留點底，
超額完成多光榮。

世芳：噢！你是安的這個心哪！

（唱二曲）

你的思想我明白，
個人主義把你害，
一心想把獎金得，
什麼事都作出來。

（白）趙光啊！

（唱三曲）

你是一個青年人，
自私自利不應該，
馬到懸崖快勒住，

你要趕緊把錯改。

(白) 去吧! 趙光! 找着二叔把計劃改過來, 明年是咱大規劃的第一年, 不能叫它落了空。咱是青年隊, 咱帶頭提高, 大家就會跟着提高的。去吧! 啊! 趙光! 快去吧! (推着他)

趙光: (不動)

世芳: 你去不去?

趙光: 咳! 世芳呀!

世芳: 你到底去不去?

趙光: 不去!

世芳: 好啊!

(唱四曲)

嘴唇磨破心費盡,
好話難勸自私人,
咱倆相處一年多,
今天才看透你的心。

(白) 好! 你不丟我去!

趙光: 你上那兒去?

世芳: 找二叔提高計劃去,

趙光: 你不能去!

世芳: 我為什麼不能去?

趙光: 我是隊長, 計劃是我訂的。

世芳: 我是副隊長, 有權利更改這個不合理的計劃。

趙光: (唱三曲)

計劃雖然訂的低,
對咱全隊都有利,
你要打算更改它,

大家不会支持你。

世芳：好！咱就看看吧！

（唱三曲）

事情做的对不对，

大家分清是和非，

成破利害讲清楚，

看看他们支持谁？（要走）

赵光：（急了）世芳！世芳！（追上她）你回来！

世芳：你不去去？

赵光：世芳！你听我再给你解释一遍。

世芳：你还胡塗呀！（扭头就走）

赵光：世芳！

世芳：你好好想想吧！（下）

赵光：世芳……（狠狠地）好！你去吧！爱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大不了撤了我这个队长的职。哼！我还寻思和你凑在一起，你跟我一个心眼呢！哪知道头一天就跟我找起别扭来了。（气愤地走了，刚走了几步，又回来拿起他那份还没浸在水里的脏衣服）幸亏没结婚，要结了婚我得受你一辈子气。（抖了抖衣服披在身上下）

（少顷，二叔上）

二叔：（唱三曲）

（一）东头跑了西头跑，

一个队长没遇着，

转了一圈又回来，

还得再把三队找。

（二）三队是个青年队，

计划产量能提高，

只要他們肯帶頭，

別的隊上也好搞。

噢！一個人也沒有了，這兩個年青人呀，又不知跑到那里談什麼知心話去了，（捏起盆里的濕衣服望望）衣服還沒洗完，走不了多遠。好！你二叔就坐在這兒等上你們了。（坐着等了一會）怎麼還不回來？咳！

（唱三曲）

兩個青年太貪玩，

知心話兒說不完，

放着衣服也不洗，

跑到哪去胡串串？

（着急的站起來，東走走西望望）（唱三曲）

東邊望來西邊看，

連個影兒瞧不見，

怎麼到底不回來，

莫非回家吃早飯？

（白）不對！吃飯就該把衣裳拿回去呀！是不是找地方啦呱去啦！噢！怪不得剛才說：「二叔！你先到別的隊上去看看，我們倆研究研究吧，我想提高個三十五十斤，不成問題。」原來是嫌我擋眼，嫌我赶快走啊！

（又到處望了望，鬆了口氣）哎！总算回來一個了。

（世芳上）

二叔：（迎着）你把二叔等的好急呀！

世芳：噢！二叔！（一見趙光不在，怔住）他走了？

二叔：誰走了？

世芳：（自語）他生氣了！

二叔：誰生氣了？

世芳：（自語）衣服也沒有了。

二叔：衣服？衣服不是都在這兒嗎？

世芳：（自語）難道你真這麼固執下去？

二叔：我？

世芳：（清醒地笑了笑）二叔！

二叔：你怎么了？世芳！

世芳：沒有什麼，你說吧，二叔！

二叔：世芳呀！

（唱三曲）

剛才我听大家談，

都對你們有意見，

批評三隊太保守，

訂低計劃藏心眼。

世芳：別說了，二叔！你給我們加上六十斤吧！明年我們每畝平均產糧三百八十斤。

二叔：（誤會的）你別沖動呀！世芳，二叔倒不一定硬說你們藏心眼，可是黑石坡的地級評的太低啦，別說明年還要加工，就是閉着眼種，也不止打三百二十斤糧呀！

世芳：說的對！

二叔：你們打算提高多少？

世芳：六十斤。

二叔：你別開玩笑了。

世芳：不開玩笑。

二叔：三十斤怎麼樣？要不就寫二十吧！

世芳：不，六十斤。

二叔：你對你二叔有意見還是怎麼的？

世芳：不，二叔！這是真的。剛才我去找了三隊的幾個隊員

談了一談，他們也都和你說的一樣，黑石坡的地級評的太低啦。我和大家研究了一会，都認為提高六十斤不算多。

二叔：真的？

世芳：真的！

二叔：社里可不能再增加化肥呀？

世芳：我知道。

二叔：好！我就寫上六十斤了？

世芳：寫吧！

二叔：不，還是等趙光回來，咱再研究研究，別到時候打不出來，放空炮！

世芳：不要和他商量的了，打不出來我負責。

二叔：趙光來了！

（趙光無精打彩地上）

二叔：趙光啊！

（唱二曲）

世芳剛才對我講，
她跟隊員作商量，
每畝增加六十斤，
你看這事怎麼樣？

趙光：不行！

世芳：（生氣）二叔！

（唱二曲）

你別听他來羅嗦，
只管寫上沒有錯，
保證說到就做到，
打不出來我負責。